

抗戰文藝叢書

江南前線

中國文藝社主編

朱 民 威 著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抗戰文藝叢書

江、南 前 線

朱民威著

	抗戰文藝叢書	江 南 前 線	
版 權 所 有	主編者	中 國 文 藝 社	實 價 三 角
	著 者	朱 民 威	
	出版者	藝 文 研 究 會	
	發行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小 引

廿七年初春，余爲赴故鄉蕪湖覓親，並探視亡妻李天賦在皖之墓，乃有皖南前方之行，是篇所記，皆爲皖南之行之鴻爪，特輯之以慰亡妻在天之靈。

目 次

一	祁門一瞥	...	...	...	...	...	...	1
二	皖浙邊重鎮的屯溪	...	...	...	...	...	...	7
三	從黃山到九華山	...	...	...	...	...	...	13
四	青南道上	...	...	...	...	...	...	21
五	火線下的南陵	...	...	...	...	...	...	28
六	江防第一線的繁昌縣	...	...	...	...	...	...	30
七	淪陷後的蕪湖	...	...	...	...	...	...	38
八	支持皖南陣地的川軍	...	...	...	...	...	...	46
九	蘇聯記者在南陵	...	...	...	...	...	...	49
一〇	南陵被炸記	...	...	...	...	...	...	57
一一	記三山鎮與橫山橋	...	...	...	...	...	...	64
一二	皖南文化雜話	...	...	...	...	...	...	67
一三	砲火聲中話皖南	...	...	...	...	...	...	73

一 祁門一瞥

汽車過了張王廟，穿進木柵林立的皖省邊境，是出產紅茶的祁門縣了。我們的車盤旋曲折於牛頭嶺，牛頭嶺的公路是依沿山勢走向嶺去的，路邊築了白漆欄杆，像一座山嶺花園中的臺榭，可惜歲暮的嚴寒支配了山石沙邱，春之綠衣還未展開。坐在車中，我們除了由於汽車衝勢的上行力的震撼感到愉快外，對於荒寂的叢山是覺得冰涼的。

過了牛頭嶺，以後又經過了好些山嶺，差不多除了公

路本身二三丈寬的平坦路面外，兩旁都是重疊的山峯。汽車行不多久，就是一個小站，這一小站左近有幾十座白牆黑瓦的房屋毗連着，門窗洞開，屋中人不知何處去了。有時候可以看見炊烟在屋頂上裊繞，但是顯現於門口的都是灰衣人。

從皖贛邊境到祁門縣城是九十二華里。汽車入站之先觸入眼簾的，就是安徽祁門改良茶廠的茶山，茶山修築得像花坡，層次地修築到山頂，許多矮的茶樹，就種在山坡上。這些茶山的綿延，却構成了一種秀美的風景綫。

爲推銷紅茶，祁門人選了最好的紅茶，託祁門人在駐美大使館做事的謝仁釗贈送給美國總統羅斯福，請他嘗嘗紅茶味道，由於羅斯福吃祁門紅茶，商人們就宣傳祁門紅茶好到美國總統都要問津，事實上祁門紅茶的滋味的確是好，它在國際市場上的聲名也是有相當的歷史的。現在的產量每年是四萬箱，每箱是五十斤，以一元六角一斤的價格論，每年差不多有三百二十萬元的收入，以十萬人口的祁門人來計算，平均每人可有三十二元的收入。

徽州人是善於作經濟的打算的。在許多地方，都有輝

煌的徽州會館，大的市鎮，差不多有「無徽不成鎮」的口語。祁門這裏，也是如此的。十萬人口生活的山國，除了出產紅茶外，桐子也是大的出產。米穀雖然每年出產只夠全縣人口三個月的分量，而大多數祁門人都是到徽州山嶺區域以外的地方去從事商業來賺取收入。祁門的婦女長於勞動，担水打柴，差不多人人皆能。最奇怪的是不論老太婆或小女孩都穿上一條長裙，就連挑柴女也是如此，看來倒很有趣。不過纏小腳的風氣倒不多了。

在祁門，商店白天裏做生意，都是半開門的狀態。當然，這是小商業者對於過境的大部隊驚恐的反映，待得他們明白了過境的灰衣人除了吃苦爲國家去作戰之外別無企圖時，他們就半開着門做生意了。可是到夜晚，都是家家緊關了門，只有理髮鋪亮着電燈，浴堂在街口挂着紅燈，石橋兩頭的過街臨時軍人食堂裏燒着油燈與爐火，期待着過縣軍車中下來的軍人吃點東西，洗洗手臉。

這座石橋如今成了旱橋，橋下流着東河，東河裏的水差不多乾涸了，使得沙石河床在冬天的晴空下，成了龜背的花紋，只河床之中，還有一道狹窄的活水在流着，水裏

看得見石塊的底，沙石也澄清可數。就是這樣的細流，現在還能以運送軍需品，子彈與米糧，放在十三枝粗竹打成的竹筏上，由船夫撐着一站一站的送到前綫去。早二個月，這種竹筏是專爲運送京贛鐵路材料用的，到了京滬鐵路成了戰區，京贛鐵路趕不上修築成爲運兵的動脈了，於是，又趕忙的拆除，破壞，這種竹筏也就成了臨時的軍用的交通工具。

在石橋旁的竹枝竹葉都已枯黃了，這座橋同這個古城都未受過敵機炸彈的威嚇，近來敵機轟炸南昌，差不多常經過祁門的上空，每當防空監視哨傳來了電話之後，離橋不遠的古亭裏就響起一陣亂鐘，這鐘聲祇有附近人家聽得到，可是聽到了也不大以爲意，炸彈的威力連守衛橋頭的壯丁也是不大知道的，落得大家馬馬虎虎看一陣銀點子在高空嗡嗡地飛過。

這裏雖沒有駐軍隊，但是每日有不少輛軍用汽車，風塵僕僕的從蕪屯路駛來，裝滿了子彈，炸彈，無線電器材，再駛向前方去。從前方運來的傷兵並不多，因爲在皖南的前綫，敵人只佔據了蕪湖宣城當塗三縣，廣德是退出

了，沒有駐兵。在蕪青路上，敵人是沿着江岸線，平行着長江的敵艦在向大通推進，但除了平坦的公路線與敵艦砲火射程以內的江岸地區之外，敵人的力量是不足以佔領我們廣汎的平原的，更談不到深入我山岳地帶了。

所以，從江西境內開過來的第××臨時醫院裏沒有幾個傷兵，而第××臨時醫院則因院長不在此地，尚未開始收容。不過前方送來的，都是些受了山中寒氣而生肺炎，痢疾的病兵。

雖然沒有傷兵的來到，醫院院長却頗担心着未來的問題。他是上月七日才開始受命辦理這個臨時醫院的，領下來的醫具與藥品是不夠應付一件鋸手腿的大手術。要是把需行大手術的重傷戰士送到二百五十里外的景德鎮去，似乎那邊也並沒有多少辦法。學醫的人來辦醫院，眼看着待救的人因為醫學器具的不全而無救，心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因此這年青的院長額上常皺起了愁紋。

我們向各病室作了一次巡禮，那兒大半是病兵，這些四川弟兄遠涉關山來到東南部作戰，而生了病，雖然國家沒錯待了他們，在為他們療治，而地方人士從沒理會過，

這也未免有點不關痛癢了。

在沒有民衆來做軍人工作的祁門，却有一羣青年軍人做着民衆工作。

這就是曾在上海保衛戰中露過身手的浙蘇行動委員會所屬的青衣隊伍，他們都是年青人，佩短槍，這種隊伍自退出上海戰綫之後，現在是以蘇浙皖行動委員會的名義，在祁門縣六十里的一個地方駐紮着。在他們駐紮的地方，老百姓沒有鹽，他們裝甲汽車爲老百姓買鹽來吃，老百姓沒有米穀，他們也爲老百姓把米穀裝來，而且演戲給人民看。爲了一個隊員闖入民家驚跑了那家的婦女，做首領的特地處決了這隊員來表明了他們的紀律。是的，這一帶的人民而今相信了軍隊是真能爲人民解除痛苦，是正真爲保衛同胞而才與日本敵人作戰的。

如所有戰區中的軍隊都能像行動委員會這樣地去做，使軍民的關聯很密切，人民是可以爲軍人供應一切的，甚至生命也是在所不惜！

然而戰區中還有不少散兵，同以遊擊爲名的人在騷擾人民。祁門縣長出了一張佈告，說他奉了戰區司令長官之

命，對於從事搶劫的散兵同遊擊隊員，將不留情的加以處決，屯溪的徽州日報中也登着黟縣境內發現搶匪的消息。

二 皖浙邊重鎮的屯溪

出祁門，在汽車路的旁邊有出產瓷土的作坊，這是一種石膏似的東西凝結成土塊。陳列在富豪家中古器櫥裏的瓷器，鄉下人吃飯的粗碗，都是由這種瓷土製成的。景德鎮的窯瓷工業的瓷土，主要來源是星子縣，樂平縣，祁門縣，其中祁門的瓷土質地要算最佳，產量亦很大。現在我們總算看到出產瓷土的所在了，山岡，傍山的作坊，製磚廠似的排列着的瓷土塊，這一叢東西在汽車的飛逝中，落於我們的後面了。

從祁門到屯溪是一百四十里路。經過漁亭，那是供給祁門食鹽的地方。徽州的鹽一向是由浙江鹽區供給的，現在雖然浙北淪陷敵手，而浙鹽仍可運入安徽，漁亭這地方，接收了浙鹽，由大包改換成小包，再分到祁門與黟縣兩處去。

漁亭過去四十華里是休甯縣，是出產胡開文筆墨的地

方。汽車停着，就下車買橘子，橘子也是浙江的出產，蘭谿貨，價錢比祁門的便宜，酥糖也很好。戰雲壓不碎這些內地的零星東西的出產，人民在風塵與苦難中還維持着零碎的交易，一點小利使得一個中年人守着他的小攤子，成日呆坐。

過休甯三十華里到屯溪，是皖浙邊境的重鎮，七年之前，這商賈雲集的茶市木市，被一個大土匪朱老五全部用火毀滅，只要住過屯溪的人，都能歷數當年土匪的殘酷，七年之中，由於屯溪是交通的中樞，成了浙皖的咽喉。從這裏，幾條著名的公路幹道伸展出來，到杭州的是杭徽公路，到蕪湖的是蕪屯公路，再有一條不甚寬的沙河流過屯溪，這就是「八月江潮動地來」的錢塘江源流的練江，多少的木料與茶葉簍子都經此河而入浙境。

● 現在的屯溪由於牠所通達的兩個絡點(蕪湖杭州)都已淪入敵手，而成為指揮抗戰健兒攻守蕪杭公路的中心了。汽車站的廣場終日終夜響着汽車的喇叭，車站飯店以及鎮上的黃山飯店六路飯店住滿了披掛灰棉軍衣的風塵客。飯店與浴室也是滿坑滿谷的擠着吃飯與洗浴的灰衣人。一萬

人口的市鎮，六百店子的商場，現今成了一座兵山，到洋貨鋪買襪子的是兵，去郵政局發信的也是兵，酒店中在不亮的電燈光下唱得臉色發紅的也是兵。大兵過境的驚慌是不存在的了，商人與兵們直率的交換錢與物。後方人們所想像的戰區混亂的生活就是如此一種景象，但在這混亂之中，沒有一個兵在經濟上使商人受到損害，沒有一個商人爲了貪利而剝削士兵。紀律的鐵繩在暗中統制了軍民，戒嚴司令部是一再以軍法警戒着在屯溪鎮居留或過往的人。

因此，屯溪鎮在抗戰中却有了意外的繁榮，但小鎮中的商品不夠供應各方，因而常引起一班購買者的不滿。一個兵爲了配不到電池而咕嚕地走出了店門；一羣佩皮帶的長官們常是爲了清潔與安靜走出了客滿的飯店與浴室。就使有宿處的人也多忙着奔走各方，所以屯溪是滿街的人，滿屋宇的人，滿市鎮都浮動着一片談話與招呼的聲音。

這一個重鎮敵機却沒有來投過炸彈，可是去轟炸南昌的敵機每日都要經過此地，驚動一下當地的住民。每當鐘聲敲動，敵機橫過上空，屯溪鎮上的鋪子都慌張地上了店門，跑到野外去躲飛機。於是在鎮上住客店的軍人對於這

種現象就大罵大笑起來，罵的是再沒有一個茶房可以供差遣；笑的是抗戰到了今日，地方行政人員還沒有把對於防禦敵機的知識傳給人民，而依然任他們憑着恐怖與衝動亂跑亂走的去躲飛機。

屯溪的防空壕很少，人們都是走出到河邊，林中，山下，借着自然地形的掩蔽來躲避的，這還算是好的。可是大多數都逗留在市鎮的街上，觀望敵機，希望敵機僅是過境而不是落下炸彈來。

到屯溪，知道蕪屯路上的敵人是止於宣城，孫家埠一帶了，再不敢分兵力來擾，又沿着長江南岸，順蕪青公路進犯的敵人是止於繁昌蕪湖邊境的魯港，我方則守於三山鎮，橫山橋，舊縣一帶。

東戰場的皖境南部是在平靜無事中。

從京滬線移向皖南的戰線，是在堅固的防守中，敵人已知道由宣城沿蕪屯路進入徽州的山嶺地帶是要遭受我方嚴重打擊的。沿蕪青路長江的敵艦要攻取我繁昌，南陵，銅陵，青陽，也是要遭受我方所配備的重兵迎頭痛擊的。

因為戰爭在相持的狀態中，戰區中的民衆動員工作，

是可以多方面地進行着。

一個徽州的老者江彤侯先生，策動了教育界的人士貢獻組織幹部的意見給軍事當局，並且介紹了一個從前領過農民獵戶抗拒紅軍的小學教員給軍事當局充任游擊隊的首領。游擊隊的基礎在徽州是太完備了，山裏的獵戶都是有土製的快槍的，而且一槍打出，是百發百中的準確，跑山路也是矯健若猿猴，吃得起苦，爬得來山，拿這種隊伍去攻擊敵人，殲滅敵人，是再好也沒有的了。除此之外，徽州的青年學生以及教員、公務員，都是無處可退避的，準備為保衛家鄉而戰，這些人的頭腦，與獵戶農夫樵夫伐木人的手足結合起來，加以徽州崇山峻嶺的天然地形作為掩護，的是偉大的抗戰力量。

看屯溪，商業上是逐漸走入了軍用的單純路上去了，商業的循環也許成了法幣與吃用物料的單純交換，到商品運輸斷絕存貨賣完時，我想軍事交通與軍用代辦的制度，該被採用了吧？

再看屯溪，徽州人的精神也開始轉變了，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要脫掉長衫與粗人結合起來，踏進不畏敵人而

臨城備戰的階段了。

在南昌碰到的孔荷寵又在屯溪碰到了，聽說許多指揮司令經過屯溪而沒趕及去看。戰區中人都變得單純率直，很少人肯把時間花費在虛套上。

有一個中央社記者駐在屯溪的附近村落中，發報機與收音機尙未來，這是派到皖南戰區來的第一個記者。在皖南，新聞紙的推銷本來只有南京的中央日報與杭州的東南日報，現在因為交通不方便，只有從當地收音機裏收廣播新聞的徽州日報供給徽州山嶺中的人新聞，抗戰的氣氛提高了人們對戰事的關係，獨家報紙的發行使得銷路擴充至五千份。

在屯溪逗留了兩日，要去青陽了，那是九華山麓的縣份，也是蕪青公路的終點，敵人沿江西進的軍事目標。到青陽，經過黃山脚的湯口，可以一瞻黃山面目。

寫到此作者記起了一個人，爲了黃山風光而避居於徽州，竟不幸於此逝世，埋骨於黃山下。黃山，你是徽州的峯，戰的信號，也留着記者的淒切記憶的創傷！